

七日談

（北京篇）

所謂經典，是指那些以深刻思想內容、高超創作技巧和獨到文化創見探討社會與人生的核心問題，經過嚴酷歷史篩選且能持續為不同時代的人群提供智慧、美感與精神力量的傑出作品。經典既是人類精神創造的寶貴財富，也是無數文化追夢人孜孜以求的奮鬥目標。

經典並非一個僵化的標籤，它的形成與認定總會伴隨一個艱苦卓絕的創造、錘煉與檢驗的過程，既不會輕而易舉，也不可人為操作，而是浩如煙海的作品歷經歲月沉澱，被廣泛共識最終確認的精華。對經典的巨大渴望與收穫的稀少，直接構成智能時代信息氾濫與優質文化積累失衡的矛盾實質。

據國際數據公司（IDC）的統計預測，二〇二四年，全球數據圈的信息總量（包括視頻、圖片、音頻、文字和各類數據庫信息）或已超過一百五十個Zettabyte，若換算成漢字約為五百二十五萬億字。儘管這些數據中，文字類占比不大，但論規模已遠超人類過往所有文字的總和。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地說，這些東西最後能夠成為經典者微乎其微，經典的佔比率無限趨近於零。如果把每年產生的全部文字看作地球上的總水量（海洋、河流、湖泊、冰川），那麼其中能成「經典」的文字，最多不會超過一個家庭游泳池的水量，甚至更少。因為當下海量的文字中，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都是即時性、功能性、娛樂性的，它們的壽命可能只有幾小時、幾天或幾年。而潛在的經典只能是那些探索人性、追求真理、創造美和表達深刻思考的作品。它們不是數量的產物，而是經歷史「過濾器」嚴格質量淘洗的結果。

經典的稀缺不是受眾的逃逸，而是創造的缺失。儘管海量且繁雜的信息讓經典辨識變得日益艱難，但人類嚮往文化經典、渴望高品位

精神滋養的需求沒有絲毫改觀，追尋當代文化經典化的願景或許比以往任何時候來得更加迫切。

當下社會雖然時空提速，但文化經典化的路徑依然故我。首先，經典要源於時代卻又超越時代。經典是時代的產物，任何經典都不可能脫離人間煙火而憑空產生。文化作為特定時代的精神創造物，它必須深深植根於社會生活，順應歷史進步潮流，反映時代的風貌、矛盾與呼聲，探究歷史發展本質，為人類提供當下社會的形象化歷史。然而，經典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絕不會止步於時代記錄者的角色，而是洞穿生活表象，在更深更遠的層面上實現對時代的超越，在對發展趨勢綜合研判的基礎上，透過深刻的人文洞察和卓越的藝術表達，進而引發出關於時代、社會和人類前途命運的深度思考。

經典立足現世卻又歸屬未來。潛在的經典化作品對當下言說，其內在肌理的洞察和規律性的揭示，對世人觀察理解生活有啟迪意義，有益於人們妥善處理複雜的社會問題。因為一部作品能否成為經典，不僅要看它在當下說了什麼，更要看它對未來還能說些什麼，有沒有更加豐富且多層的內涵給人提供跨時空的普適性參照。真正的經典不會因時代的變遷、思潮的更迭而失去其光芒，它理應能夠穿越百年甚至千年，被不同時代的人們理解、欣賞，持續觸發普遍共鳴，誠如莎士比亞戲劇，四百年之後依然能在全世界輪番上演。

經典能引領大眾，卻也不斷被大眾所重塑。經典具有強大的文化感召力，通過深蘊其中的審美價值觀，教育、啟迪、提升一代又一代受眾，參與塑造一個民族乃

呼喚經典

雲 德

至人類共同的文化心理與精神品格。中國的儒家文化和古希臘哲學，就是這樣為人類社會提供着共同的文化原型和精神源泉。當然，經典的地位也非一成不變，它需要在歷史長河中被不同時代的受眾不斷闡釋、評價和確認，進而變成一個動態的「經典化」過程。這裏，既包括像曾經寂寂無名的卡夫卡在後人閱讀中得以重新開掘與發現，又包括許多經典的價值在不同時代被賦予新的解讀（如當初的言情小說《紅樓夢》被後世賦予「反封建宣言」的地位），當然也包括某些經典的權威性受到後世的質疑與挑戰，在持續的歷史詮釋中，賦予經典更加鮮活的生命力。

還有經典的個性化必定具有普世的同理心。真正的優秀作品必定要有人所未見的獨到發現和極具個性的文化表達，不然不足以高標獨立。然而，獨特的個性話語絕不是孤僻者的喃喃自語，它探討的必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和困境，像愛情、死亡、正義、自由、人性、善惡、生存的意義等等，雖然表面上可能也從某一特定時期或地域的瑣碎問題入手，但它卻直指人心、逼近本質，可以與任何時代、任何文

化背景的人進行跨時空對話交流，通過不同時代、不同境遇下人們的創造性演繹，拓展他人的生命體驗，啟發人們超越自身局限，以更加宏闊的視野理解複雜且共通的人性，進而獲取心靈的愉悅與慰藉。

最後，經典總在開創中趨向典範。歷史上的許多經典都曾開創過某種新的風格、流派甚至思想體系，在其領域內建立起里程碑式的崇高地位。這些作品不僅具有深刻獨到思想內涵，而且在主題的表達、語言的運用、結構的安排和形象的塑造等方面都達到極高水準，其橫空出世的非凡成就給人帶來石破天驚的驚喜，其創新範式也在廣泛受納中逐漸尊崇為一種文本規範，成為後人學習、借鑒和效仿的範本。

之所以在一個碎片化、快餐化閱讀的時代熱情呼喚經典，意在希望通過那些承載着一個民族或人類文化基因、歷史記憶和核心價值的智慧結晶，為浮躁的當下提供一個精神的坐標和沉靜下來進行深度思考的錨點。以重拾經典與先賢對話，追溯文化的前世與今生，確保文明的火種得以健康延續。在經典的浸潤中，培養高雅的審美情趣和敏銳的價值辨別力，用曾經見識過的「最好」的東西作標準，自覺抵禦粗製濫造的文化垃圾帶來的困擾與侵蝕，牢固樹立精品意識，把前輩留下的寶貴遺產不僅看作「過去」的知識，更要視為「現在」的智慧，作為關於追問生命、世界和自我的文化鏡鑒，變成指引今人創造「未來」經典的智慧明燈。

◀二月三日，在成都市東郊記憶園區舉辦的「錦官入夢·蜀韻紅樓——《紅樓夢》數字藝術展」吸引民眾觀展。 中新社



趕時髦



人生在線 葉 炎

然想起半個世紀前，正是他第一個穿上喇叭褲，在校園裏招搖過市，收穫了眾多目光。如今那雙曾撥弄結他的手，卻在智能屏幕前顯得無所適從。這讓我頓悟：趕時髦這件事，原來是一輩子的約定。

退休之初，我也曾失落過。直到某天看見隔壁的老章，六十好幾了還天天在社交媒體上發一兩篇小文，蹭點流量。他推推老花鏡說：「腦子像齒輪，不轉就要生鏽的。」受他啟發，我報名了老年大學的智能手機班。第一堂課，四十幾位老人圍着講師，像小學生般認真記筆記。從開機到微信視頻，從線上掛號到掃碼乘車，每學會一個新功能，都像打開一扇新世界的門。現在我是「機」不離手，用手機購物、導航、翻譯、點外賣、查資料、寫文章、發抖音，偶爾還能幫老夥伴們解決點技術難題。孩子說：「老爺子現在也學會了趕時髦。」

學習之外，趕時髦更是對生活的重新熱愛。我特別佩服程大姐，剛過七十歲的她，每天晨練

都要化淡妝、配絲巾。她說：「人老了，總要對自己美一點，尋點情緒價值。」受她影響，我把壓箱底的西服翻出來熨燙一下，偶爾參加「外事」（外出辦事）活動，也打扮得人模人樣的，當陽光灑在臉上，看着大家欣賞的目光，我突然明白：優雅地老去，是對生命最好的尊重。

當然，趕時髦不全是風花雪月。老渠前年患有輕度認知障礙，醫生建議他多動腦。他開始學習下棋、玩數獨，最近竟迷上了背古詩。現在他不僅能背誦上百首詩詞，連說話都文縷縷的。他說：「趕時髦就是為了在有限的餘生裏，還能當一個興致勃勃的看客，一個樂在其中的參與者。」

如今在社區裏，隨處可見趕時髦的老人：晨練時用耳機聽新聞的，出門網約車的，圖書館查閱電子書的……這些銀髮身影與時代同行的姿態，構成了都市裏動人的風景。

那日在筆記本電腦上整理照片，發現近年旅遊時拍的視頻裏，我正用自拍杆與洛基山脈的冰川合影。鏡頭裏的笑容，竟與二十年前在黃山迎客松前一般燦爛。原來，人到了一定年齡，活的已經不是日子，而是歲月沉澱後的淡然心境。只要心還年輕，時光便永遠不老。趕時髦就是用最鮮活的方式，書寫生命年華裏的第二個春天。



藝象尼德蘭 王 加

近幾年，出現了一個名為「躺平」的網絡詞彙。其意思並不是在床上躺平準備入睡，而是包含了放棄努力、破罐破摔的厭世情緒。事實上，在十六世紀尼德蘭繪畫巨匠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的風俗畫小品《安樂鄉》（荷 蘭 語 Het Luilekkerland，英語 Cockaigne）中，也曾出現躺平的畫面，而其深意，同樣充滿了諷刺。

距離上次參觀慕尼黑老繪畫陳列館已是九年前。故地重遊，很多關注點和對於作品的理解都不盡相同。在這九年中，我對「勃老」的藝術成就徹底折服，陶醉於其畫中鮮活的生命力、接地氣的風俗記錄、纖毫畢現的細節呈現，以及在對大量尼德蘭諺語了然於胸的基礎上，將其轉化為圖像的超強能力。由於近期隔壁的新繪畫陳列館在進行長達數年的翻新，部分館藏經典因此挪到老館來臨時展出，近二百幅古代大師名作如今轉移到老館一層陳列，其中就包括「藏」在狹長走廊內不起眼的老勃魯蓋爾《安樂鄉》。

老彼得·勃魯蓋爾採用了他所擅用的近景俯瞰視角來呈現這一略顯滑稽的場面。畫面正中央位於山坡的樹上拴着一個擺滿餐具和飯菜的圓形餐桌，樹下橫躺着三個身份各異的男子：右側一襲粉衣四仰八叉的文官、左側側卧的白衣農民，以及他旁邊以前縮透視法（Foreshortening）繪製的橙褲軍人。三人中只有文官扔下紙筆正在直勾勾地「望天」，其餘兩人都在酣睡。三人圍躺

在樹下的造型像極了車輪的輻條。在左上角擺滿餡餅和濃湯的木棚下，還有一個頭戴鋼盔的騎士探出頭張開嘴似乎要吞食什麼。在畫面遠景處的河面上漂着一葉孤舟，最遠端隱約還有城鎮的天際線輪廓。和其存世的大多數作品一樣，「勃老」總是在風俗畫中巧妙地注入風景元素。雖在畫中多是陪襯，但他對西方風景畫發展的巨大貢獻則毋庸置疑。

畫作題為《安樂鄉》，其出處並非是「勃老」慣常入畫的尼德蘭諺語，而是源於中世紀的歐洲傳說。最早關於「安樂鄉」的記述源自一份十三世紀由愛爾蘭方濟各會修士基爾代爾的邁克爾（Michael of Kildare）抄錄的手稿，現藏於大英博物館。其開篇寫道「在西班牙西部的遙遠海上，有個名為『安樂鄉』的國度。世上再無他處能與之相比，其歡樂與幸福指數無與倫比。」在一七九〇年，在英國古董商、國會議員喬治·埃利斯（George Ellis）所撰寫的《早期英國詩人選集》中同樣收錄了一份十三世紀法語版的「安樂鄉」詩篇，原文包括「房屋由麥芽糖和蛋糕建成，街道用糕點鋪就……餡餅



和糕點中也裝滿了豐富的餡料、魚和肉」。由此可見，中世紀歐洲的社會動盪和民間疾苦萌發了人們對於美好生活的憧憬，充滿物質享受、無拘無束的世俗「安樂鄉」便在民間傳說中誕生了。顯然，上述詩句記載也和老勃魯蓋爾的畫中場景頗為契合；然而，「勃老」此作實則蘊含着更加深刻的道德警示，而非單純的享樂主義。

一個有趣的細節是，縱觀此畫你會發現儘管畫中橫七豎八躺着三位尼德蘭村民，但位於作品正中央「C位」的並不是人類，而是一枚正在奔跑、插着一把餐刀的碎裂蛋殼。若仔細端詳畫作，類似令人忍俊的「移動食物」細節在畫中遠不止這枚「跑蛋」。畫面右側餐盤內有一隻試圖站立起來的烤雞；在它身後一頭後背上插着餐刀的烤豬在山坡上飛馳；左側木棚中張嘴的騎士並非是在期待屋頂上的餡餅或濃湯滑落使它可以坐享其成，而是坐等他眼前的一隻烤鴿子飛進嘴裏（遺憾的是，這隻烤鴿子在之前的修復過程中被意外抹去）。此外，左側屋簷下一大塊切角的奶酪、用香腸圍起的柵欄、右側成堆的麵包、散落在餐桌上的食物，以及右上角手拿木勺試圖擠進「安樂鄉」的村民…老勃魯蓋爾試圖用這些充滿天馬行空想像力的滑稽表現手法來闡明個人對於「安樂鄉」的態度——他鄙視人類與生俱來的貪慾，並通過「安樂鄉」中看似取之不盡的「自助餐」、不勞而獲的享樂主義來諷刺出自七宗罪中的「暴食」和「懶惰」所反映出的精神空虛，進而喚起觀者的反省。

◀老彼得·勃魯蓋爾畫作《安樂鄉》。 作者供圖

全球尋藥

讓她奔波至香港就醫，而且即便入院治療，調取藥物也不知道需要耗時多久。阿藝在多方尋求幫助的同時，我又立刻聯繫了我另外兩位醫生朋友，分別在北京和倫敦。北京的醫生朋友告知她所在的醫院也沒有這方面的治療藥物，馬上推薦了另外一家對熱帶病有研究的醫院，並且提供了聯絡醫生的方式，但聯繫後才得知也是沒有相關的藥物。倫敦的醫生朋友有時差，他告知這類處方藥在英國嚴格管制，也只能病人親自前往就醫。

阿藝開始了全球找藥的緊急行動。她在深圳的妹妹聯繫到一個澳洲的朋友，那裏有藥，可是沒有辦法帶出境。我們一邊繼續尋找，一邊為阿藝的母親祈禱，希望她堅強地等到合適的藥物進行治療。所幸她的感染不在大腦，而是腸道，無生命危險，但老人家畢竟年紀大了，這樣拼腸下肚，加上自身還有一些基礎病，風險仍然很高，最怕因抵抗力下降引發其他的併發症。時間相當寶貴，

大家毫無鬆懈，爭分奪秒繼續尋找藥物。

幾經周折，阿藝的表弟託一位朋友在迪拜找到了治療所需的特效藥。藥品終於送到，阿藝的媽媽也隨即展開了療程，第一個療程結束後，病情有反覆，復發了一次，再進行第二個療程，之後終於徹底治癒，康復出院了。我們這些幫阿藝在全球打聽藥物資料的朋友們也總算放下了一顆久懸的心，替她感到無比開心。

近日和朋友們聊起全球化，不禁想起這件事情，仍有些感慨。今時今日，世界的聯通早已變得密切，交通便利，貨物進出口，我們足不出戶能夠獲得各國的商品，享用世界多地的美食。可在這樣緊急需要藥物救命的時刻，才發覺到藥物信息共享和傳遞救助機制還遠遠不夠。全球的醫療機構，如果有一日能建立更通暢和便捷的信息交流和互助體系，相信不論在何地，都能幫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詩意色彩

近日，江蘇南京莫愁湖公園內一株株銀杏、水杉、烏桕等色彩斑斕，盡顯詩意。

中新社



市井萬象